

林一柱：恤民穷 慎诏狱

蔡怡琳



林一柱雕像

在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溪林村，坐落着一座闽南红砖古厝。古厝并不大，花岗岩为基，红砖为身，片瓦为顶，在洋楼群间显得格外起眼。古厝前立一花岗岩石碑，上书：林一柱廉政教育基地。



林一柱廉政文化公园全貌

古厝大门右侧，是一座搭盖简易的砖房：福德堂。其奉祀本地神祇——“林府王爷”，即林一柱，香火甚旺。离走马人村（溪林村的五个自然村之一）不远的乌涂村还有一座福亨宫也供奉着林一柱，落成于其仙逝第二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五。此后，这一日便成为林府王爷的祭祀日，成为当地最热闹的节庆。俗谚道“俭肠敛肚，俭在八月二五”，意为村里再穷的人家，在此日也要为林王爷准备供品，可见林一柱深得民心。

世济其美 情怀始渐

林一柱，字廷郢，号璞所，生于明万历甲戌年（1574年），卒于天启乙丑年（1625年）。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

年)进士,官至巡按南京应天府监察御史,家居同安溪林走马人村。

书香门第往往需要几代的积累,林一柱的出现,并不是偶然。他所在的林氏家族,是东市林氏,在明代算同安县大族。东市林氏人文蔚起,科第蝉联。明永乐六年,林性任湖广安速知县;明成化六年,林宗任湖广城步知县;明成化丙午科,林启中解元,累官南京国子监丞;嘉靖年间,林天德任云南路知州;嘉靖丙辰科,林从槐中进士,累官南京户部主事;万历庚子科,林宪卿中举人;万历庚戌科,林一柱中进士,官湖广道监察御史转巡按南京应天府监察御史;万历丙辰科,林道推(天德子)中进士,官大理寺评事;崇祯壬午科,林谦复中举人。

林一柱的高祖林启,在《同安县志》里还能查到关于他的廉政故事:林启任南京国子监丞时,前任国子监祭酒刘震接受监生馈赠攒了个小金库,林启知道后,取消小金库,把钱还给监生。后来,林启在任上发病中年早逝,年仅49岁。因平日清廉,家里穷得没钱为他办丧事,得应天巡抚林俊帮忙,才把丧事办了。同安为林启立有“解元坊”,可惜年代久远,已被废除。

林一柱是家中独子,幼年生活拮据。其父林晃,字道昭,号静轩,因避流贼得腿疾,家徒四壁,几乎只有一支拐杖一张床。由于家贫如洗,所以林一柱从小就到西山社姑母家放牛。据说他自小聪明,人称神童,放牛时林一柱

往地上划个圆圈，牛乖乖在圈内吃草时，他就跑到书房外面看私塾先生上课，一来二去，对学问了然于胸。有几次，先生奇怪地发现，他布置的作业，几位平时学习不好的学生都完成得很出色，于是额外留神，终于发现了秘密：原来是窗外的牧童“搞的鬼”，先生唤住牧童：“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牧童答：“叫林一柱”。先生问：“念过书吗？”答：“没有”。先生想，没有念过书，又能识课文，真是神童。于是就破例吸收他免费入学。而后林一柱刻苦学习，学业长足进步。

走马人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林一柱少有大志的故事。据传，曾有富贵人家请风水先生到走马人勘探生圻（即墓主在生前建造好的墓地），为了不招致村民反对，决定宴请走马人村民以笼络人心。独独漏掉林一柱一家人，这让少年林一柱颇为不快。于是，隔天就穿着靴子去替该富贵人家干活，富贵人家见了，就问林一柱：“你为什么穿着靴子来干活？”林一柱回答：“你别看我穿靴子来干粗活，就认为我没有大志向”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这户富贵人家觉得这个少年与众不同，日后必成大器，于是不敢继续在走马人建造生圻。

林一柱的“朋友圈”也可圈可点。他未及第时，曾在香山岩（位于今翔安区东南部香山上）读书。据说当时有十位童生在香山寺结为盟兄弟，分别为张及我、陈文瑞、周家椿、张廷拱、许钟斗、蔡复一、蒋芳镛、林一柱、叶

成章、李扬虞。十人当中除了张及我，其余都先后中了进士，成为显宦名儒，传为一时佳话。

宦海生涯 直言进谏

参加乡试后，林一柱榜上有名。明万历丙午年（1606年），中乡试举人，又于庚戌年（1610年）进士及第。

林一柱任职第一站是在风景秀丽的扬州，为文林郎，在扬州十年，核实当地舆论民情，审理案件时常平反冤假错案，不滥用酷刑。评曰“清风飒然”（《同安县志》）。万历朱翊钧薨后，明光宗朱常洛登基，年号“泰昌”。新帝临朝未满月，又驾崩，留下庙号“光宗”和绰号“一月天子”，也留下一堆遗诏。遗诏之一，便是将以前一群还未正式安排官职的进士授予实职，共五十五人。林一柱因而授官湖广道监察御史。（《明光宗实录》卷3）同安名士，蔡献臣立即赋诗（《送林璞所应召赴阙》）祝贺：

雄文壮岁许谁如，明诏征才下玉除。

万里骅骝开逸步，九秋雕鹗快凌虚。

庙堂未解忧东顾，军国尚祈涣内储。

肉食畴堪撑社稷，看君蚤上达贤书。

林一柱年近五十才得以重用。一腔热忱，摩拳擦掌。

明万历以后边患深重，统军治国需大量人才，因此蔡献臣很看好林一柱，把他比喻成骏马和雕鹗希望他尽快（“蚤”同“早”）上书，为朝廷多荐举些人才（达贤）。

继位“泰昌”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。朱由校登基时，年方十六，心思并不在朝政上，而是沉迷于木作、漆作和建造宫殿。其“性好营建，回廊曲室多手操斧锯为之。然喜厌不恒，成而毁之，毁而复成。是以累岁卒未竣工”；又“好手作漆器，硯床梳匣之属皆饰以五彩，工巧妙丽，出人意表。当斲削得意时，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，命识字女官朗诵。官职姓名硃语诵甫毕，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：我都知道了，你们用心行去”。（《天启宫词》）

身为湖广道监察御史的林一柱看不下去了。明代都察院以监察为主责，下分十三道，湖广道为其一。虽冠名“湖广”，然其监察对象却不限湖广官员，内外百官的“官邪（官吏违法失职）”皆可纠劾。林一柱履职后，把监察作为己任，克己奉公。

明熹宗天启元年，林一柱多次上疏，一一陈述由卖官鬻爵、虚报士兵编制获取饷银造成官场、军队名存实亡的弊端，希望可以为冤死的忠臣平反，明辨是非功过而赏罚分明，以致有“世运当厄，举国若狂”的名句。

天启二年正月，林一柱上疏，曰（译文）：

陛下聪明圣知，达于天德。臣下只是害怕您耳目

未能周全，视野不能超越眼前；光芒未能普照，关爱只局限在宫中。于是在您身边，悄悄为您献言几句：

陛下列鼎而食，但郊野之外，却有满路流离失所之人，有吞野草刮树皮、在道旁下跪乞讨、腹中没有半粒粮食的人。陛下轻裘肥马，但宫阙之下，却是栖身风雪之中的人，有赤形裸体僵卧于道路之侧，挣扎到天亮，最后又毙命的人。陛下安适闲暇，但田野间有握持农具辛勤耕作，道路上有辛苦推车、拉牛的人，一年到头得不到片刻休息。陛下优游自在，但监狱中的人，叫天天不见，入地地无门，严刑拷打之下，顷刻与鬼魅相伴。

就如锦衣卫奉旨前往审问人犯，陛下以为这不过是很平常的事，却不知道锦衣卫的刑罚，是先打而后问，不论罪行有无、情节轻重，只要是奉旨办事，酷刑就全都来了。纵使将来复查申诉，洗清冤情，然而当前几天就无法活了。所以事情不是极真切、极重大的，不要轻易地牵扯进皇家的官司中。

以上这些，都是陛下所应当知晓的。如果有丁点不知道，就是您身边人蒙蔽您啊。陛下如果想保全天下繁衍不断的生机，天地四时之气循环往复而不凝滞，就在于“亲贤纳谏”而已。（原文见《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》）

《明熹宗实录》将林一柱的奏章归结为三要点：“曰恤民穷，曰容言官，曰慎诏狱”。该疏还未得到答复，林一柱又上一本，疏曰（译文）：

前早贬谪的掌管刑法的官员李献可，是癸未年的进士。他依照职责向万历皇帝上书，铮铮然有正直之言，却被免去官籍流放回乡。虽说其如朝阳之凤，但一片忠心却只能掩埋荒草之间。微臣心中暗自为之悲伤。

皇恩普照本应天下皆同，但群臣生死却有不同。我这才知道天下事，自己所不知道的，因沉溺郁抑而不得申诉的多了。如果不是臣下说出来，陛下从哪里知道呢？我恳求皇上下诏给有关部门，赶快商议李献可的赠封追恤之事。这也是皇恩泽沛之下，不容许遗漏和滞后的啊。（原文见《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》）

天启见过奏章，非常不高兴，降旨责备林一柱不谙事体，掇拾套词，李献可该不该抚恤应有关部门定，林一柱不该多次上奏，凭着同乡的关系轻率地说东道西。

写到这里，有必要说说这天启皇帝朱由校。其在位期间，其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专权，制造了“乙丑诏狱”“丙寅诏狱”等冤狱，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，另外还有来自辽东后金对明朝的威胁。朱由校即位后，罢免了有胆知兵

的辽东经略熊廷弼，后在阉党策划下，熊廷弼被杀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。《明史》对其的评价为：明自世宗而后，纲纪日以陵夷，神宗末年，废坏极矣。虽有刚明英武之君，已难复振。而重以帝之庸懦，妇寺窃柄，滥赏淫刑，忠良惨祸，亿兆离心，虽欲不亡，何可得哉。

再回到林一柱的奏章。君臣二人所说的李献可是林一柱同乡，于万历十一年（1583 年）进士，也是从推官做起，其后进入户科、礼科、刑科，一直升到礼科都给事中。给事中是行使谏言监察的职责，都给事中则为给事中之长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 年）正月，李献可带领六科诸臣上《皇太子出阁讲学疏》，疏中直接涉及皇室太子废立。万历见李献可奏章龙颜大怒，以“违旨侮君”之罪，将李贬官外调。随同上疏的六科诸臣，也一律夺俸半年。李献可不爽，遂去职还乡。

林一柱屡屡触及皇帝“隐痛”，自然引来皇帝一肚子不高兴，于是给他“挪了挪位置”。第二年，林一柱出任巡按南京应天府监察御史。蔡献臣又献诗《送林璞所诗御按南畿》：

劝君蚤上达贤书，不谓题才漫及予。
岂有浮名堪剪拂，只惭知己借吹嘘。
万年根本垂皇眷，八道循行出使车。
苍郁蒋山瞻旺气，澄清风裁壮王居。

蔡献臣是个廉臣，依然劝请林一柱“早上达贤书”或许能获皇上眷顾（“皇眷”）。林一柱忠贞刚直，仍旧上疏不辍。

且来看看林一柱上疏的密度：天启二年三月，林一柱上疏要求将对辽东失地负有主责的辽东经略使熊廷弼，与辽东巡抚王化贞等罪严惩。天启三年五月，又上疏要追究新任辽东巡抚阎鸣泰的弃阵逃遁。南京东宫着火，林一柱上疏请修复，又冒明朝之大讳请求恢复建文皇帝（即惠帝朱允炆）庙号。此外，还上疏历陈“卖士饷卒，名存实亡”之弊，弹劾织造监李实压制官员、祸害百姓的罪状。疏上多了，林一柱终于遭到了魏忠贤阉党及其爪牙的敌视与打击报复。天启帝内心不悦，在弹劾阎鸣泰的疏上批示：“林一柱何必多言。”天启三年，按明代制度，把他调为广东参政。林一柱自认一腔热忱被浇了盆冷水，遂与李献可一样，请求辞职并告假返乡。

甘棠之爱 百世流芳

林一柱回乡后，以孝敬父母长辈、亲睦兄弟朋友而著称。此外，他虽归故里，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，日日关心朝堂动向。天启五年时，因御史李灿然、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等屡次奏疏，皇上降旨同意其复职。

知悉朝廷近期有诏书下达，处于边陲小城的林一柱拿

不准是朝廷要重新启用或阉党要问罪，便吩咐下人前去打听消息。他归籍时已历官管辖十二府，按规制已可享受十二面大锣鸣锣开道相迎的待遇。林一柱告诉下人：如果是前来的仪仗中有十三面大锣（加管一府）即为重新启用，如十二面大锣可能凶多吉少。

到了路边，下人远远看见一阵仪仗沿途鸣锣而来，隐约看见只有十二面大锣，心里一沉。数了又数，依旧是十二面，于是垂头丧气回去报告。林一柱以为是阉党问罪，死罪难免，故吞金自尽，享年五十二岁。

其实，这是个“乌龙”事件。那日来迎林一柱的，实为十三面大锣。因天气寒冷，路中有一扛锣的因感风寒，腹痛难忍前往隐蔽处解决内急，后才赶上队伍。也就是此阴差阳错，被探访的下人误以为只有十二面大锣。也因此，林一柱被称为“十三府巡按”。

蔡献臣为林一柱撰写祭文，称之为“奇男子”，叹其“能极谏（尽力规劝）而不能得之于君”，又赞其“精忠结于九重，疏草传于宇内，声名垂于汗青”。

采访时，在一旁散步的村民见记者谈起林一柱，便凑过来说：“何止我们在这里供奉林王爷啊，在台湾的同安籍林姓台胞都供奉呢！”的确，自古以来百姓最为朴素，心里爱戴谁，纵使跨越百年也不曾改变。如今，村民们将林一柱故居进行修复并将其作为林氏宗祠，同时把他后裔保留的身着明代官服的林一柱画像修复如新，存放于林一

柱故居内供人瞻仰。



林一柱故居

2017年，同安区纪委，新民镇党委、政府，溪林村党支部、村委会多方协力，挖掘林一柱的历史文化资源，修缮故居及周围相关历史文化建筑，宣传林一柱为官期间正直、为民的廉名佳话，并将其打造为廉政教育基地。